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姚叔祥見只編卷中

鹽邑志林第五十四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鐘

丘月林尚書與江南吳趙諸公氣誼交善京邸相
過必爲治具有水陸異饌丘必每味稍嘗併問產
地便置箸不顧或更勸少進丘曰公等生自江南
物品所萃吾鄉特有羊豕韭蒜耳土炕柳墻之間
不知尚有幾番寒暑一旦舌根念此何從相慰乎
新安江念所侍御嘗疏侵當湖陸太宰一日太宰

于他處遇江太宰偃僂揖謝口自謙責不已江但
一揖而出及太宰平立則江已出門跨馬矣太宰
目送無少愠色足稱有容

余嘗得張方洲先生所画米元章拜石圖元章袍
笏半面一足跪地一足將起一石在前用墨濃淡
漬成若今英州石狀石後映一松一栢欄手題其
上云吾聞周人拜九辨各有則空稽猶簡易振肅
儀已極禮達百不煩力致一可惜蘇卿抗匈奴鄭
從厲絕域亞夫辭介冑汲黯服長揖生死矢不移
寵辱安所恤云胡後來者軟媚等儺劇望塵伏床

下不復論曲直黜以謫公卿愚以祈老佛頽流逐
靡風掃地盡古迹元章夙奇蕩動止異俗習強項
難苟俛捫膝不輕屈自從辭君親久不爲是役落
落無爲鄉寥寥不齊邑伊誰與爲禮見此孤立石
颯焉松風生隱只雲霧出踞如猛虎化厲若老蛟
螫彷彿入魯廟正我緘口客又疑千秋亭翁仲失
其一終知混沌鑿倏忽委靈骨欣然命袍笏雅拜
情孔適物我兩相忘恭傲脗無隙清狂詎如許深
意將有急全勝彼昏人僕僕賈危慝但恐違中庸
行怪不可率頃合州李二溟吾師遠自長沙以朱

題見餉因揭此圖寄答蓋以先生曾知無爲卽米拜石處也

今上御書圓健有法嘗見陝西羊羖運數及御用炭目字字皆從聖教序來如是字一疋徃徃以筆捷運而波偃皆有收勢不謂萬幾而能畱心染翰如此天行健哉

嘗聞工部勾當言長安街一棹楔其費約至萬金無論其他卽乞一監押匠作亦須百金關說殊可駭也又如長公主府第最爲迫狹計用彩繪大青石綠各至千觔其他種種有不可計者國家帑

藏安得不虛罄乎

湯若海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
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有太和正韻所不載
者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能口誦之及評近來作
家第稱梁宸魚浣紗記佳而記中普天樂尤爲可
歌可詠此說至今不得其解公復玄解星命謂余
乙運擾擾以今驗之果然

劉允陽祭酒狀貌短小言論慷慨音甚清越第一
眼白聞諸江右貴達言公在孩抱時其父挈示羅
念菴先生羅聞聲曰貴兒也遠望之曰必早第人

也。比視其目曰：必吾同官也。

今上聖神天縱，無論臣下奸賢，炳若觀火。有如敢諫之臣，未嘗不拳拳置念也。乙未四月，沈繼山先生由工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先生疏辭，方閉閣，竢旨。忽南充陳相國鳴騶過，沈曰：公疏發，票僕與洪陽擬旨云：才猷素著。天上旣批發，復以筆抹才字，易之以忠。蓋聖學淵鑒，識別甚微。忠之與才，何翅千里。此余耳聞之南充公者。倭使小西飛來議封事時，以京營將佐楊貴綠爲館伴。小西飛暱楊有私覲之禮，如刀盒之類，一猶

常見惟銀錢多作人馬之狀更有銀一片形類橡
葉厚二分長七寸許中有一脊陽凸陰凹兩旁斜
擊數槌酷似葉瓣側有一印長寸餘隱起三字曰
石州銀皆中國字惟州字斜飛耳
李汝藩勲衛出使日本傾城郊餞始越城闌輿杠
忽斷如鋸識者知李此行必當辱命已而果然先
是嘗聞李臨淮秀岩語所知云自先公已來所積
恩賜悉爲石司馬強貸作內家營辦計已不貲一
兒更將置之絕域是朝廷得虛名吾家受實禍也
卒之李石奪官下獄死亡相繼兩公者所謂自遺

伊戚者乎

乙未殿試讀卷繼山沈公以左司空攝尚書事得與先是甲午元旦沈公在茗溪邸寓夢人語公曰玉殿傳金榜君恩與狀頭因以語余不得其解至是公且入朝謂余曰疇昔之夢或因此有驗乎公竟得白下蘭嵎朱公卷爲狀頭比公事峻出朝向余大笑曰竟得狀頭矣于是贈朱詩有夢裡昔曾占盛事相看殊慰野夫情之句一時趙張陳沈四相國咸以爲奇各有和什

殿試明日閣臣同掌詹掌翰六部都通大堂上官

各一員入東閣閱卷皆衣緋卵入西出出不歸第
宿于禮部又明日早請上詣文華殿不用侍班
侍衛等項讀卷官各執卷至文華殿門外候上
升座傳讀卷官進各官趨至丹陛行叩頭禮入殿
內東西序立傳讀卷讀卷官居首者至御前跪
展卷朗讀畢司禮監官接卷至御案本官叩頭
興復班其各讀卷官以次進讀如儀讀三卷後候
旨再讀幾卷如奉旨免讀各卷官卽執卷同至
御前跪司禮監官以次接卷俱置御案各官叩
頭興復班傳各官退各官出至丹陛行叩頭禮畢

卽出至文華門外候 上將試卷裁定御批第一
甲第一名第一甲第二名第一甲第三名畢同其
餘各卷發出內閣官領收上回宮是日各讀卷官
先將第二甲第一名以下拆卷填寫黃榜又明日
傳臚始填一甲姓名讀卷官供饌每日三餐每餐
鳳鷄一隻重五觔燂肉四方方重四觔下飯五器
京細菓五盤酒三盞饅首粉飯飯已收送各第併
器盒置之而去讀卷已復賜宴東閣司禮監官陪
宴肴菓極盛重得士也

封事遂敗 上復召九卿科道會議時丙申五月

初八日也諸公集東闕下觀者數千人余亦往看
其班次左邊第一戶部尚書蒲州楊公俊民次禮
部尚書吉安范公謙次倉場右都御史彭縣邊公
維垣各西向右邊第一刑部尚書泰安蕭公大亨
左都御史南昌衷公貞吉戎政右都御史吾郡沈
公思孝各東向而次邊少後則吏部侍郎無錫孫
公繼臯禮部侍郎臨朐馮公琦侍郎楚劉公楚先
通政使田公蕙次沈少後則兵部侍郎慶陽李公
禎刑部侍郎寧陵呂公坤工部侍郎南昌徐公作
左副都御史澤州張公養蒙大理少卿連公標而

北向左班爲給事中徐公成位等右班北向爲御史周公孔教等班既定于是職方郎中賈公維鏞等北面一揖宣旨訖此時上下嚴肅間無人聲久之楊公言曰此事重大其說甚長非片言可盡吾輩已各具一揭但當畫一題字足矣諸公皆諾惟吾郡沈公厲聲曰此一題字誰敢寫石尚書以一封字貽禍國家皇上以國家命脈聽之我輩我輩旣受國恩寵不思竭忠盡言圖報國家乃欲以一題字了此公案則安用吾輩站班闕下今宜毋附當事毋執我見吐盡本誠以襄至計時禮部

范公實贊封事乃出班詰沈曰此一封字足代師
徒百萬策無踰此者卽有訛言遠在萬里公能縮
地知其必壞乎沈公叱之曰封事旣成何以冊使
潛遁旣懸萬里公當能飛耳長目知其不壞耳損
威辱國釀禍已極尚欲附和奸臣欺君誤國乎范
爲失色而退于是蕭公極言封事之非因言戰守
之要沈公曰戰守雖要猶是第二義須要擇當事
大臣然後可議戰守御史周公曰沈公之言是今
日頂門一針也國家之有東事如人身之有痼疾
曰戰曰守猶治標治本之湯劑也假令庸醫治之

雖知方藥昧于緩急必致死亡今之庸醫則閣臣
趙公尚書石公是也欲起痼疾須去庸醫欲了東
事須罷趙石沈公復數石公欺君者三辭色甚厲
兩班失色觀者莫不吐舌于時各官班後各有中
官數人竊聽其言書之小紙飛報內庭議畢諸公
相向一揖而退比出端門范公揖沈公歡然摧謝
所謂下殿不失和氣也

張耳身曰映其不寒耳財

司禮監張太監紀綱霍文炳倚賴聲勢官至錦衣
衛指揮僉事雖同官召飲或盤案不適卽召厨丁
從主人前杖之一旦以侵盜事敗併及于張張惶

遽急稱病謝事

上猶下溫旨賜羊酒慰之不信

宿而詔藉張矣時張弟都督某當藉產雖命婦貴
姬率被索摸然後出門誠極辱也文炳與妻見以
竹筐盛之挑舁赴獄手足傷爛至不忍視聞其妻
有耳璫曰映紅價值百千謂宮禁所無也小人得
志內外奢僭有踰侯王倏忽傾覆亦理數宜然

丙申三月初九夜聞兩宮火余起驚視月色已沉
火光燭照有如正晝戎政沈公馳往撲救長安門
猶鍵也已各部咸集朝門始開沈公督諸將佐而
前于時營軍不能遽集卽團督外朝宿衛約五千

人入端門然軍不得旨例不敢入倉猝草奏字不
數十耳至以數金索得書人書竟疏入半餉詔始
下沈公率先以一足入左掖門主門宦者猶謂昏
夜不得縱入官員固欲闔門沈公一足幾斷大呼
我奉詔救火大臣也猶謂不然以牙牌示之始得
統軍而入至火所則焚蕩無餘矣明日 上賜沈
公肴果十二盒時已季春有白桃蘋婆鳳僊橘色
味無少變也

吾浙海道勾源丁公徃以侍御疏劾黨中江陵子
弟科目諸臣落職稍遷楚臬以至今官竟以乙未